

變調曲

阿C

鄭子

序曲

阿C者，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在A中時，他的化學成績總是獨佔鰲頭，「如野鶴之在雞群」、而轟動全校，又因他是「福佬人」，因此得了個「阿C」（讀破）的雅號。據悉，阿C即是以滿分的化學成績才考進醫科的。一下時，他的有機、分析全校又是無出其右者，而以一〇八的高分得了「脫補」。

在那一陣子什麼阿西阿東之歪風，一股子吹得連天震響時，他開始被人改叫做阿C（讀西）。這樣的叫法，多少是帶著些許的侮蔑意味。阿C雖是滿腹不高興，但又退回來想想：畢竟名字只不過是一個人的代號罷了。你甚至可以不知他的名和姓，只要你認得阿C就是這一個人就行了。況且阿C和阿喜是諧音、總是討個吉利；且在學國一片現代化聲中，只要能沾個「西」字沾個邊兒，也是莫大的光榮，又他是在「C M C」唸大學，因此阿C也就習以為常，不以為忤了。

× × ×

哲學家

每個人

在戀愛時都是詩人

在失戀時卻是哲學家

阿C成了哲學家了，雖然他一直酷嗜老莊、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學，而今他卻是滿腹的不情願，當了如此調調的哲學家。

阿C素來信奉所謂的「釣魚戀愛觀」，君且看，在CMC的柳川畔，每天總有一群衣袋戴笠的垂釣者，風雨無阻、夙夜匪懈的怡然自得其間，阿C自不例外。據那些有數十年釣齡的前輩言：整條柳川，惟獨這個地段，盛產著一種「貓」兒最愛吃、也是最腥的魚，而這種魚的釣法也特別怪，它們不吃一般的「海蟲」餌，而是要用蜜糖包著鑽石（不管真假）；釣竿不能用硬直的，要用柔軟得足以垂至地上的；而且魚兒一上釣，便得迅速離去。不知此中道理者，未有不斷竿失餌、入貴川空

手而歸的。當然阿C不可能是這樣才當了哲學家。他是此中高手、釣盡海內外大川的各種名魚從未失手過。但人算總不如天算，有一次阿C卻同時釣起了兩條這種魚，其結果諸君當可知。阿C雖懊惱萬分，但淚洒柳川畔，魂斷學士橋，又何用哉！唉！唉！只得到「東興」買條鮮魚，回家時得以驕台北父老，閒暇寫些什麼「阿C如是說」，以誌「釣場不得志」。

× × ×

田徑大賽

且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誰家之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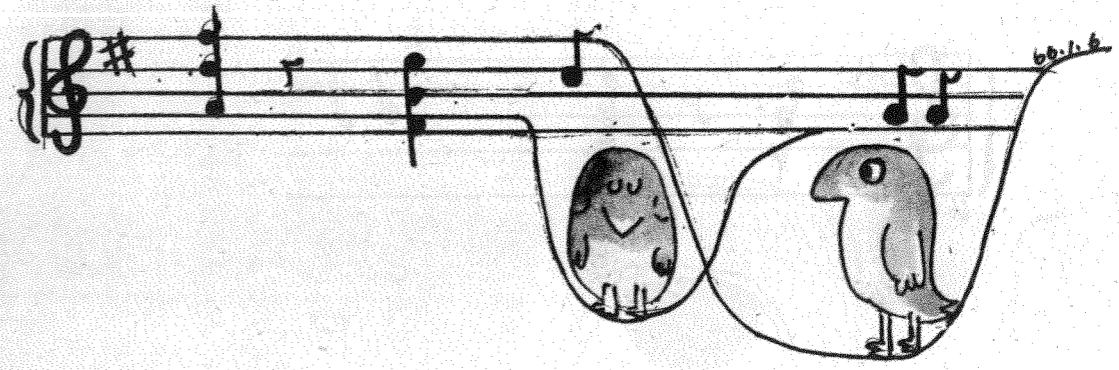
下面是本校特派記者阿C在木柵體育場向校內同學的一段報導：

每年的七月，成天火傘高張、大地直像個烤箱，（在這個熱得令人窒息的月份），全國的醫學院都要趕來此地參一項規模最龐大、賽程最緊張的田徑大賽。

這一天，來自各地的英雄好漢，昂頭挺胸、精神抖擻躍躍地站在田徑的起跑線上，只聽一聲槍響，大家如萬馬奔騰般，健步如飛向前衝刺。這時，只見一住身材短小，卻壯如泰山，猛如獅虎，羚羊般飛也似的（旁人言：他已焚膏繼晷、臥薪嘗膽的苦練了七年），僅次於一位體型高大亦很壯碩的青年衝過終點。看官再往後瞧，卻見一位長得白白胖胖的高大青年，脹紅著臉，氣喘喘地跌過終點線；這時，又見一位女士（亦為一記者），氣咻咻地衝進場子，緊扶起這位大孩子並溫存的撫慰著曰：「寶貝！乖乖，且不要哭喪著，快擦乾眼淚，待我替你們出口氣，這田徑場地定有問題，待我拿「放大鏡」來仔細瞧瞧，便知端詳」，青年乃破涕為笑，一跛一跛地被扶回去了。

可是，令記者不解的是：當那身材短小的青年，昂然走到台上領取銀盾時，台下無不呼蟻子的歡呼、喝彩，卻換來觀眾冷然的漠視，「紅眼」的睥睨。

× × ×



邯鄲學步

子獨不問天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其）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莊子秋水

是開學後不久，阿C和阿東這對如膠似漆的難兄難弟又暱在一起了。

「老哥，聽說最近您又學了一種新語言了？」阿C孤疑地問著。

「阿C，您賣（別）個（再）會（笑）襪（我）啦……」阿東的確操著一種阿C似懂非懂，但又覺得很熟稔的語言。

阿東是來自異國的僑生，在僑居地講的是潮州話，來到祖國後，生活在這國語和閩南語通行的寶島上，的確大感不便。於是阿東便決心向他這位好弟兄學習閩南語，一來證明中國人是有語言天才，二來可混水摸魚、單幾個「寶島姑娘」。

星移物換、秋去冬來，阿東回僑居地以享受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此際，阿東方發覺事態嚴重，講起家鄉話來結結巴巴，除了動口外尚須加配動作，直像是在台上演戲。（按：閩南語和潮州話音調很像。）

而阿東的國語和閩南語亦是半生不熟的，因此大家都說：阿東又學了一種新語言了。

× × ×

鯉魚躍龍門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陋室銘

阿C在A中時，就練得一身絕世的好泳技；台北的游泳盛地「黑龍江」，每天游魚如織，泳客多如過江之鯽。此地，即阿C每天課餘必去之地。阿C如蛟龍得水般，徜徉其間；他除了把泳技練得達到爐火純青之境地外，更學會了像鯉魚躍龍門的「跳岸」功夫。

就在一年一度的淡水河游泳大競技時，說時遲那時快，阿C已如脫韁之馬，衝進了太平洋。（只因方位判

斷錯誤；未進新生南路大水溝），只得游呀！游呀！終於游過大甲溪，而後漸次轉進到了柳川，但見垂柳夾岸，不禁有桃花源勝地之遐思；乃一躍上了柳岸，時值龍年。

話說阿C上了柳岸後，只聞得高處鶯聲燕語，不絕於耳，伴雜著低處的幾聲犬吠，乃交響成一首動人的交響曲；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藥圃）、美池（圖書館前），桑竹之屬，南北距離，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研讀，男女衣著，悉異外人（帥乎？土乎？）復往前行，便聞賞官學宇處處弦歌不輟，黃髮（老教授）垂髫（小大學生），並怡然自得。見阿C乃大驚（因見阿C眉清目秀、器宇非凡），料自非「池」（同前）中之物；打緊建議有關當局老爺，早日完成公園游泳池，以留此龍物。

柳畔從此是毓滿了靈氣之地。

× × ×

光頭熟

仲秋離家過年回，顏色不改惱絲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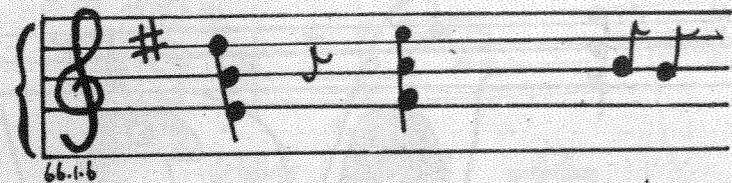
老母相見不相似，笑問僧從何處來。

前一陣子（功夫影集風行時）台北的T大會流行了一陣光頭熟，君可知乎？

說起阿C的光頭歷史，還可真有來頭呢？

小學時，因喜歡在艷陽下捉青蜓，因此得了和洪武君一樣的帝主頭，乃不得已而理光頭也。國中時，學校規定每個人都得理光頭，否則就要在那鬱鬱蒼蒼的平原上開機場、建跑道，不理得乎！高中時矢志闖入那扇窄門，願效「長髮為君剪」以示決心，另則嘛！嘿嘿！可省些錢，以備來時需要。說起成功嶺理平頭（近乎光頭）的速度更是驚人，往往在還未坐穩之前，便已唏哩嘩啦的理好了。

如今，阿C早已是堂堂的大學生了，他也想學學時髦，對人要有禮貌、西裝也要做一套，當然得留個時下最風行的披頭。但一想到阿C的大名總是出現在走廊上



，在衆小子面前出洋相，也怪不好意思的。於是他不禁想起了那光頭明星尤勃連納、泰利沙瓦拉，不照樣也能以光頭出名嗎？況且又涼快又省錢（否則錢真的不够用）尤其是那「五〇〇燭光的大灯泡」在基礎大樓旁邊的那條幽暗的小道上，直可派上照明的用場，至少也有瞎子提灯的功用；何爲而不效法之乎？

諸君知此，光頭之用豈不大哉！趕緊效阿C理光頭猶未遲也，猶未遲也。

× × ×

彈簧運動

我是隻小小鳥，飛就飛，跳就跳，自由逍遙；
我不知有憂愁，我不知有煩惱，只知歡樂。

阿C從小就「皮癢骨癢」的，見東西便摸，拿到便甩、便踢，阿C的父母常想：此兒若酌加調教，將來必定是運動界不可多得的將才。及稍長，逢年過節家中殺雞宰羊什麼的，都是阿C親自操刀下廚的，也還頗有心得的。及高中畢業時，阿C想：以A中的身份進屠宰業是不相稱的，因此阿C只好進入有同樣性質但對象不同的醫學院。但在此，阿C常感嘆他的運動專才無用武之地，尤其是他那一手好箭術。

且說阿C升上Sophomore後，才發覺上天是有眼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兒時的拳腳工夫全可派上用場囉！原來電化教室是一間罐頭食品製造室，尤其是製造沙丁魚，電一通即刻製成。但罐頭是要在最上面最前面的才是吃香的。因此大家費盡了心機，如何才能爭到那些包廂，至少也要有個地盤。「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他展露了彬彬君子的風度，在弓上按上裝有名字的「波波樂」（射在玻璃上波波響的玩具），等前面班級一下課，便一箭射進去，如此便大功告成了。某日，阿C又重施故技，只見一箭射出，但聞一聲噁哨，便有人應聲而倒，阿C在直呼倒霉之際，只好賠償一筆醫護費了事。

阿C愈想愈氣、愈氣愈覺得懊惱，不覺進到了“豐

中”，正上演著「飛天老爺車」。片中但見那矮人隊在球場中蹬來跳去終贏了長人隊，在大呼過癮之餘，終於阿C帶回來了一件新的法寶——「彈簧運動」，從那天起，阿C一天練習少則三時，多則半天，整天你都會看到他到處蹦蹦跳跳地，如此一月，終於大功告成。

此後，但見阿C在門口萬頭窺動中一蹬，便飛越了衆人而停在那最機要位置，又一蹬便往後門“全味”進補去了。

尾聲

在此聲明，阿C並不一定指特定某一個人，他可能存在你我的週遭，但也可能就是、我、不管是誰，總之，他是存在的。

此文所記載之種種生活面，也都是你我所熟悉的。這是我來校一年多內心的感受。希望能透過另一種形式表現出來，雖然它的筆調比較詼諧些，有時它的意氣也許較激昂些，但也卻是基於一種愛校、愛同學的感情衝動。

無疑的，“中國人”似乎都太忙於自己、忙於分數，顧不得別人，更顧不得學校了。難道大家都是甘於寂寞嗎？或許功課真的是太重了。（或許你會笑我傻，那會有如此的閒情逸緻來寫文章）。但是只有個人沒有團體的，團體將在無形中潰散、瓦解。且不管過去你是×中的，且讓我們收斂起往日的傲氣，共同來參與這種體認：這是我們的學校，雖然過去它曾摔跌過，但如今我們已欣然見它勇敢地再爬起來了。從我們踏入這個學校後，我們即已和它建立起一種永不磨滅的關係，它的榮譽；就是我們的榮譽，我們的榮譽也就是它的榮譽，縱天涯海角，任天地悠悠，我們都將永遠屬於“中國”，“中國”也將永遠屬於我們。

往事何必再回味，且讓我們大踏步前進吧！



bb.1.6.

西風的故事

謝宏忠

（記第一屆全國醫學院校聯合演唱會前後）

當西風吹落一地金黃時，聖誕紅在清朗的秋日下顯得更爲耀眼了，一朵朵殷紅的花像是由壯士斷腕滴入泥中的鮮血所化成的冠冕在秋風裡綻開，一片片滿面紅暈的花瓣更像是一位位剛換上新裝的小天使，輕啓他們數片朱紅的丹唇，傳頌著古老西風的故事……。記得兩年前也是聖誕紅開遍滿園的時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猶有新生銳氣的年青人，在一間斗室裡談論著五花八門的世界，談至興處，突然有人異想天開的想到「好啊！我們台中位居台灣地理中心，正可以來個以樂會友的壯舉，南邀高醫，北請三校，也好見識見識別人的長處。不知

各位以爲如何？」語畢全室爲之哄然，不過卻是越談越有勁，彷彿已是成事在望，望著大家那張張興奮的臉孔，不禁令人想起了古時春秋戰國時代會師中原的群雄，結果談到不知東方之既白……。事隔兩年，沒想到昔日偶然埋下的種子竟像登陸月球的太空船一樣，到處伸脚尋找可著陸的地方，兩年來新銳之氣雖已削減不少，壯志豪情卻仍與日俱增，於是在各種因緣合和的催化之下，終於這顆種子發芽、生根、成長，進出了地面，見到了陽光！

既已決定辦此事，便於今年暑假往台北與各校負責